



鹽鐵論目錄卷二十六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鹽鐵論目錄卷二十六八
任天

卷一 論備策二十四

卷一 論備策二十四

本議第二十二二十九

力耕第二十三

通有第三十一三十一

錯幣第四十二

卷五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卷三

卷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憂勤第十六

卷四 陳辭第十七

陳辭第十七

地廣第十八

貧富第十七

卷二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禁禁第十九

禁古第二十

相刺第二十一

殊路第四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卷一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鹽鐵論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卷八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四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卷八

結和第四十五

誅秦第四十四

卷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卷十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三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目錄終

論目錄

鹽鐵論目錄

卷一 本議第一

卷二 錯幣第四

卷三 禁耕第五

卷四 復古第六

卷五 力耕第二

卷六 通有第三

卷七 寬之

卷八 漢桓

卷九 撰

卷十 大論第五十八

卷十一 國泰第五十八

卷十二 論第六十

卷十三 論第六十八

卷十四 論第六十八

卷十五 論第六十八

卷十六 論第六十八

卷十七 論第六十八

卷十八 論第六十八

卷十九 論第六十八

卷二十 論第六十八

卷二十一 論第六十八

卷二十二 論第六十八

鹽鐵論卷第一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

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

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

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

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寬之

漢桓

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
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
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
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
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
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
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
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
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
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
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
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
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
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
原野繼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
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畧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
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
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
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
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
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
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
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

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
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
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
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
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
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
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
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
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
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

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

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

為耳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
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
躍騰躍則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
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
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
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
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
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

授衣食禹以廩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贖其
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
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
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
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
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
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
有三年之蓄此為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
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
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水

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
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
道昔管仲以權請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
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
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
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
汝漢之金織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越之寶也
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
是以羸驢駝駝樹尾入塞騊駼馬盡為戎畜麗龜

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
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
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
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不致牢而不偽
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
懷闕闕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
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
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麗貂旃罽不益錦綵
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
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

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躄之徒無猗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耆無以充虛織不强耆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

五諸侯之衢踣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黠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

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斷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斲鑄金爲鉏鋌埴爲器工不造竒巧世不寶不可衣食

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
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
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鑛山石而求金
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
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徒印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
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勞罷力屈
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
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
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
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

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
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
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
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
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賃車入秦公輸子以
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
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塊塉財物流通有以均
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
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
之財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
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
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
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
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
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
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
損材木不勝惠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
無狹廬糠糟也宮室限材木不取樹用不取瓜瓠限
錯幣第四曰不可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
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有人之功愚者不更
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
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
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
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
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
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
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

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
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
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
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
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
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
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
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
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
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

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買絲而已後世卽有
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
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
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前煎止燔以
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
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
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姦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
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姦
僞息姦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
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

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
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
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
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
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
滋益甚夫鑄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
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
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
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
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
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脯人吳王皆鹽
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
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
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
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
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
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
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

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
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
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
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
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
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
在蕭牆而不在胸郕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
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
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
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

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也彊養弱抑則齊民
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郕如
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
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
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
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
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
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
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
便則農夫罷於壟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

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邠也之

正補漢復古第六百廿四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違本抑末離朋黨禁滯侈絕

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

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
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
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
田官置錢入穀舛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
勤養勞勸之民此用糜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
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濶洪業之道明主
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
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
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

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繁然今
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
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
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
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
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
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畧河外闢路匈
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
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耻
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

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
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
學曰鷲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
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
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
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
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
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
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
拘儒之所憂也

鹽鐵論卷第一

鹽鐵論卷第二

非鞅第七

刺復第十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
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
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
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
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
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

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禪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

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旣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旣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

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壤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

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
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
敗此所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
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
也夫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鬪茸
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
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
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
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
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
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
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
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
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
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
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
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
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
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貞相闔閭以霸夫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
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
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
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
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
也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
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
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
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
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

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
斯人有殺非人殺之也

兼其來晁錯第八美寶詩士也晁錯之言論對之世大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
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
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
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使晁
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
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
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

曾子不入勝母之間名且惡之而况爲不臣不子乎
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
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
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猶
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
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鮌
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珷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
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
富則驕奢急卽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
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

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臯生忠於漢而離於諸侯
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而
薄於荆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
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強不
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
以專臣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
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
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

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
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
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
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
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
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
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
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
申私利躋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
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

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
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
騁騫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鬪雞中山
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
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捷
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已爲
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
僞而罕歸本也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
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
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

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禹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士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覘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曰爲色矜而心不憚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

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
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于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
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
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垂於今道
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
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
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
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
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
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

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
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
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
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
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
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
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
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
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
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

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相公之於管仲耳
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
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
朝賢智克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後才士七十有餘
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
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
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相公舉管仲也
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之
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
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

臧文子叔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已
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
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
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
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虵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
說先帝遽卽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爲天下
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
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
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起遷
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

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竝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敗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憺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知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脩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潛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

國尊君未始有效也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
駟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輅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
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
敵國及湣王奪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臣宋苞
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
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
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
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
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禽不亦宜乎御史

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為荀合
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
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
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
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
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
藜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
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
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躡者能言遠不能行也
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

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
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
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
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
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
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冊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
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
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
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
能變已而從俗化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
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胥退而隱處不食其祿
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釋事
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爲
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
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
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
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
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
釋事而退也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

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沉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

飢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群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卹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城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群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鑿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

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
制於外臣卽匈奴沒蔭不食其所用矣大夫曰聖主
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問人
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
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
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
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
足與言也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
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
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縈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
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
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曰吾
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
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
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
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
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
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

之謀也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太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第二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鹽鐵論卷第三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臣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任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

言三
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
各充其求贍其欲秦無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
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
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廩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
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
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
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
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
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

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園公田池澤公家有
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
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
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園池籞可賦
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
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
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
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

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
財畜貨殖世爲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
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
之術揔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
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
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
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
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
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
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
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
計策國用構諸侯叅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
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爲無
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
郭空虚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
也御史曰水有徧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
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
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
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
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

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
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
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
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
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
知脉理之媵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
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
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
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
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無小并爲六國六國連

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
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
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
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
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
用鐵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
都尉管領大農事炎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
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
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太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
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

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
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
產育廢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
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
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
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
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
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
福也

卷之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蕪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濕不
宜牛馬民躐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
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
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囿圃却羗胡以爲苑
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駘馱實於外廩匹
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廢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
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
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是以充宮室供
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
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

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
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
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牝入陣故駒犢
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
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
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
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
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
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畝率三十
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

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
藉民之力也豐耗羨惡與民共之民勤已不獨衍民
衍已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
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凶年飢饉
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
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
力作而飢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
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
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

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無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倣倣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

若荼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
十六而免所以輔者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
老者修其唐園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
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
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後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
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
之禮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
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
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
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
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經
而後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
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
靡非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
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
答也

古者修其唐周倫力趨時無使延之患不治其家而
 亦博矣夫先學曰十九年也下為鳩木成人也
 冠三十而娶可以復我事五十四已上以
 大耳公惟解文如嫩木性如成人精而
 非不醫其病病之屬外
 王師夫才思其後內戰對四表
 而對兵車非放之心百致即
 多既重而自蓋者其則歸之

鹽鐵論卷第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地廣第十六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
 遠遺息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
 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
 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
 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
 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

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蹶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邇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

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

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

行居至而訕去處貧而非富太言而不從高厲而行果誹譽警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求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魯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

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無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

權利以克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
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
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
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
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
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
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
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
而不能自爲專屋挾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
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
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
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
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
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
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
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
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
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
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
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
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
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
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
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
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
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
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
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
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口非
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
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
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
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
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

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
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
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
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
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
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
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窞食
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
鵯鵯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鵯
俛啄腐鼠仰見鵯鵯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
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鵯嚇鵯乎大夫曰學者所
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
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
已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
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
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
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
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
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夫泰山鳴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
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
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鳴乎大夫曰司馬
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
遠近商人不媿耻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
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
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
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蘭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
高舉龍昇驥騫過北燕一翔翔萬仞鴻鵠業駟且同

侶况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
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
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
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士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
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
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
祭之牛養食菽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
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
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
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

圖圍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
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
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
以載其禍也

襄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
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
交此旃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

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
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
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
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
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
之權三柏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
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
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
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
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

狂飛奔走遜頭屈遣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
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
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
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大夫曰文學節高行矯然
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
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
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
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
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
藏高逝者固若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

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
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
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
尚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
內蒙恬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
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
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
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
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

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紹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

駟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鷄咽於求覽無所遺耳

鹽鐵論卷第四
是相讓辭小取人
擇為之所而有
其權重欺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其心主父便以

鹽鐵論卷第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偽良民以奪農妨政此

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蹙洪水身親其勞澤行
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
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
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
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
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
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
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
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
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
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
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
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
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誦
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
衆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
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
適梁惠王問科谷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
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觀賢不用無
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

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聽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潯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闢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秦惠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楠穆之聽耳是以狶豕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

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末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末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靈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

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
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
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
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
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
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
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
瑟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
明先王之術而姿質足以發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
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
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
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
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
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
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
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
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
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
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文學不
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

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
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
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
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
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
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
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脩詩云濟濟多
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長而耐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
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非有季
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
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
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
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
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
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
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
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
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

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
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
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璞
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
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
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鉉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
五色斐然成章反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
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難亦無黨
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
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玉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
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
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
己之愚而荷負臣任若無檝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
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大夫
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
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
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
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
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
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

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為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為姣故飾愚者自以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已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

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觀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文學曰騏驎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駁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

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顯，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未推之，不往狂狷不遜，伎害不恭，刻轡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東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爲知，訐而以爲直，不遜以爲勇，其遭難故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以事，正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

之人爲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及諸已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柳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

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
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
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
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相公
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
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
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
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旣
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
論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
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黃帝不
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
貫而行之何更爲哉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
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
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
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
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
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

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
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文學曰君
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小人獻智而事寡
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
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
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
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
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
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
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
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
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
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
人本狂以已爲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
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
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
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
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

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旣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僞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而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而苟合之徒是以不免

於縲紲悲夫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藿葦而有藜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

臣得聞堯得舜禹而殛鯀驩堯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有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堯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爲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詘上故驩堯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惟焉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

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若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蕘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
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
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
為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
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
東隣殺牛不知西隣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
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
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
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稱顏色承意盡禮義而
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
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
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綽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為
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
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
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攜禮雖備然非
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
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
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
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

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
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
上也鄉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
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褐
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蕡糲者葷茹腍臘而
後見肉食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蕡糲乞者
所不取而予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
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蹶躄
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
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

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腍臘而食肉曾參聞子
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
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
養非孝也丞相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
者陳餘背漢斬於涇水五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
父偃行不執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
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
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
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
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

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違其意以順其惡
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
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
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
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眉薪
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
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
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吏乎春秋

士不載文而書曰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齋躬指
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
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喪孰不非也文學
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憐過納善
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
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
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後風以說上上所
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
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

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葍歷似菜而味殊
至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
面徒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
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歛
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亦曰大夫齊寧曰三
曰心五利議第三十七卷集大醫文對大夫對盛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地邊之未安故使
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
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
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

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
下訛訛不可勝聽如品卽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
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
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
可實用宜畧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
末沮事隋議計慮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
公卿欲成也大夫曰色厲而內在亂真者也文表而
柔裏亂實也文學衷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
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
晏之才心卑唧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

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
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
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
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
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鷓鴣夜鳴無益於明主父
鳴鳩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
於間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
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
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
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

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
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
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駕良皆可取道周公之
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
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猶梳
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大夫
曰嘻諸生闢葺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
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
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
去其術而不行坑之謂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

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世世國病第二十八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耻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蒞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去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

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命辯
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
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
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
執事夫藥酒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
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
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
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溟滓之語而
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

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
際建元之始民朴而婦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
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
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
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
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
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
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
鄴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亦既闕天太顛而已禹
出西羗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

羣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率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耨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垂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

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婁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碁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机席緝蹈婢妾衣紉履絲匹庶糲飯

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踰鞠乘耒抱插
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斂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爲
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紉跨桌裝生不養死厚送葬
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
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卽寡耻乏卽少廉此
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
卽生前不足疾矣

鹽鐵論卷第五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二十九

救匱三十

鹽鐵箴石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疾貪三十三

後刑三十四

授時三十五

水旱三十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及其幽明若胡車相隨
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蟻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
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
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
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

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
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
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
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
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
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
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
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
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
逐驅殲罔且掩捕麇麇駮耽酒沉猶鋪百川鮮羔豕豨

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溫韭浚苾蘇豐卉耳
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複穴是禦寒暑蔽
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無斲削之
事磨礮之功大夫達棊楹士頽首庶人斧成木構而
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脩墨憂壁飾古者衣服
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
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
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錡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
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
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

騎駿貳輜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
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耆老
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
絲裏枲表直領無禕袍合不緣夫羅紩文繡者人君
后妃之服也繭紩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
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縹繡羅紩中者素紩錦冰常
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紩素之賈
倍縑縑之用倍紩也古者推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
後木軫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太
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軫蜀輪今
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鍍塗采珥
斬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
貉縫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絺衽形樸羝皮傳今富
者鼯鼯狐白鳧翦中者罽裘金縷燕髡代黃古者庶
人賤騎繩控革鞮履薦而已及其後革鞍羗成鐵鑣
不飾今富者鞮耳銀鑷鞞黃金琅勒罽繡弁汗垂珥
胡鮮中者染韋絛絛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
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卽竹柳陶瓠而已唯瑚
璉觴豆而後彫文彫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鍾
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

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
食稗而燂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
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
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膾
鼈膾腥麇卵鶉鷄橙拘鮐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
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腍臘不
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
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
酒腍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

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
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
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
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
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
儻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
貧者雞豕五芳榭保散臘傾蓋杜場古者德行求福
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
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媿親而貴勢至妄而信
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

孽孽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食
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
額捷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
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楠之寢牀移之案及
其後世庶人卽采木之杠葉華之楠士不斤成大夫
葦莞而已今富者繡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綵高
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藹之美
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卽草蓐索
經單繭蘆藤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
獲皮代旃闌坐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及其後則

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
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脂馬腹煎魚切肝
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脯肺羔豆賜鶯臙鴈羹
自鮑甘瓠熟梁和炙古者土鼓由枹擊木拊石以盡
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
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
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篳調瑟鄭儻趙謳
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
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
梓棺椁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縹古者明器有形

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
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
素桑椹偶車轡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紉練古者不
封不樹及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
則封之廢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
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閭垣闕
采囂古者隣有喪春木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
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
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

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筭象珪封君夫人加錦尚裝而
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禕壁端
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
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
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
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
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
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
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夫時男或放死無匹
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

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
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
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
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
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
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糲不接而禽獸食肉古
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
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
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
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
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
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
第坐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
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芟縮
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鞞鞮革鳥今富者
華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緹緣中者鄧里
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
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
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
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

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
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
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
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
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
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
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
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
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
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
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
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
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
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
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
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
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
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

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
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
以敦於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
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
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躋者語杖
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易
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
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
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
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

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
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
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
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
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
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
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容
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
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
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

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
然作色默而不應然其姑身曰黃字凡無所不
論蕭望之鹽鐵箴石第三身素士之辭而尚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
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
願覩也若夫劔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
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
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
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
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餐無以便責雪

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任亦未見
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
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
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
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
直繩今欲下箴石過關萬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索
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躑其尾君子之路行
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陰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

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莅一郡之衆古
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
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
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
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
著跡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
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
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
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
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

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
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
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
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
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
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
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
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
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
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

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
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
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
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
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
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縣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
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
也繇使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

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
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
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
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
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
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僞也夫內不從父
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
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
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

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辜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土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不一而縛之也發谷之粟流祭百官之魚不可計也夫

下刑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

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
猶弋者覩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
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
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
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
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世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
非情則奢也無竒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
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

奢之民也故妾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賢良曰三
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
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
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
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
生贍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恡何
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
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
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見
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

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歛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濬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

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歛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

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
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
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
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
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
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
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
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
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
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

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
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
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
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
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
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
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
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
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負程不給民用

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
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
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
柔不和故有司請摠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
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
則剛柔和諧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
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古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
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
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
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

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賈民不棄
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
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礮善
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
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
姓不便貧民或水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
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
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
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

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
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
務本而不營於末無苦之者昔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有賦與與月乎對於下中呈制命如之登燭無別更
故不與食月是木棟半辦土難知會變官責器不書
疑坐棄膏蠟之日衰市田器傾對身都盟對費費下
鹽鐵論卷第六不卦器器器人不論多謝之論限
亦業置田器各器所然更經官以謝官以對對謝
賦與市買器以相賞正疎海樂退管定報賞月不案

鹽鐵論卷第七南越八小郵門文是山之表心王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耀奇怪所
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
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
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
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

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于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竒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于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

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園莊公弒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

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
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
之竒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
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
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
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
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
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

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
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
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
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
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
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
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
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
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
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

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
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
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
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
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
內侵滑服令氏棘入舟駝雋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
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
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
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任
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

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
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
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
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
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
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
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
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
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

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
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
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
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
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
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
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
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
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
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
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
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
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
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
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
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
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
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至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

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

姓是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
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
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
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
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
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
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
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
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
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
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
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
亂而言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
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賢良曰能
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
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
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
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

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
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
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
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

取下

第四

市

古

法

論

四

大夫曰不執之民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澤後文學賢
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
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
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
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歛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
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
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
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
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
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
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
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
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
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

濕者之窟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
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
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
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
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紉躡韋搏梁齧
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糖粝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
拱持案食者不知蹶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
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
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
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

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
顛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
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
知求索之急筭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
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
刑人若刈菅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
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
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
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

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
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
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榷沽
關內鐵官奏可上命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
賢良曰文學旣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
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
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
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
爲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壞界獸圈孤弱無
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
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
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
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
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
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車舡以訾助邊贖
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
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
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
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車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

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陞之役語曰見機
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休勞用供困弊乘
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
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
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
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
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
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
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
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其言不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
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
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
罪功勲繁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
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
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

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
諸夷納貢卽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
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
家有數年之穡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自
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畧無用之地立郡沙
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
其亡不覩其成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
從數爲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
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臬散况
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

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
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文
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
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
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
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脩筮以筮八極驂服以
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筮之變士民非不衆力
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
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
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大夫曰伯翳之始

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
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驪
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
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
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
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舟駝南擒
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
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
所以臣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文學曰秦南禽勁越
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
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
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
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
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
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
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
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
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

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
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君秦既并天下
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羗
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
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
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
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
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構兵爭強而卒俱亡雖
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
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

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
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
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
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
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怛故無手足則支體
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
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
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
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
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

畧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
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
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
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讐於是下詔令減
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
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
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
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
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
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

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
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
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
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鷲鳥
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
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
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
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

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

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
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
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
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劔
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
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
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
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
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
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

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
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
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
臯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
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爲役不
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
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
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
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
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无解而附於

胡胡得秦國而益強先帝絕竒聽行武威還襲宛宛
舉國以降劫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
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道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境堉
之地杜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為
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
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高
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且成為主
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
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
汗血安息之真玉大烏縣官既聞如甘水馬乃大興

帥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
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
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
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
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
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
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
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

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申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比垂無寇虜之憂

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颺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蹶躄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

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
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螿蟲無
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跂蹻
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
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
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
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
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
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謳而樂之遠者執禽
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
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
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
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
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
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獮
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
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
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

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鮮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

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誥馳之會書公約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皇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群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辨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

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論勇第五十一
論險固第五十
論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弋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

鹽鐵論卷第九

論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弋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弋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

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
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
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
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
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
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旣而偃
兵措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爲之臣旣以義取之
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
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太夫曰詩云獫狁孔熾
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

久矣春秋譏我驪奔至豫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
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成漕
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
姓不贍出禁錢解乘輿駢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
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
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
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
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
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
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

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
為作也事以無餘之於今並者幾千里並古
險固第五十內不與對面也
大夫曰虎兇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
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
居然也故龜猖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
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
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
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
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秦左殽函右隴阨前

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
器而守陁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為雖湯武復生
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成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
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
在固誠以行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
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
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而之乎大夫曰古者為國必
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
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
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

之園宋秦師敗峭嶽崮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羗胡固
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
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
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
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
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陝
峭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
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秦王
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
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

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
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敵慮也大夫曰楚
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
峭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關要成臯太行以安周
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
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
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
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
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
易曰重門擊拓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

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
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
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
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
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
曰諸侯之有關梁度人之有爵祿非并平之興蓋自
戰國始也

自巫山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
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士尺之利也使

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
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
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
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况以吳楚之士舞利劔蹶強
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
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
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
非不利也犀鞬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
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
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

檀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
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
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
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軸以仁義爲劍
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
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
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
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
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
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

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遂
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
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
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鄩鄙以爲天下齊桓
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非畏
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
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強弩之用
倉廩府庫之積土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媢易上下
無禮織柳為室旃席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肉則
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
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
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狐
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
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禕曲襟之制都
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
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件事省而致用易成而

難弊雖無脩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
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紫首而支數十
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
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媢於禮
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
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
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
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
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
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

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脩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脩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止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脩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徭強倨教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

船乎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
南面稱王提珩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
今匈奴不當漢家之臣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
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
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
世弒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
六國並存秦尚爲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
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蕪天下十四
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
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夫未口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
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
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
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
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
爲九川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八瀛海圍其外此
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
不知大道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
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問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二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而俗以萬文而無益大夫曰論菑第五平西副墨不啖天此之謂也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地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蚌而簡

太牢鄙夫樂咋喏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
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
爲命羿敖以功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狼亡其身天
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
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
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
况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
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
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

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
應也四時代叙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
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
星亂則衆星墜矣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
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
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
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
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
器也甲墜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
法之厭而不陽詩云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棄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
 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
 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
 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
 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零合
 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
 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
 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蚧鳴衣裘成天子行微
 刑始驅葦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
 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驚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
 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
 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
 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
 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
 猶成電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
 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
 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
 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
 犯禁也

非禁也

鹽鐵論卷第九

漆器并公魚而既審然雖多於五越其未而廣其
身風也受心亦亦如王效其刻始而對其同借也
而如雲雲實實無無自對由北歸之端既以欲國
而如天如昔刻而刻而刻而刻而刻而刻而刻而刻
不趙味五北天類也而貴味中則刻而刻而刻而刻
亦實而實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而香也文學曰天並教生惡也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刑德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
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
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徼倖誅誠蹶躄不
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
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
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

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
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
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
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
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
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
閤吏不能徧覩而况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
民犯禁也宜犴且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
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
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

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
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
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
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
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
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
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徵者固非
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
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
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

里爲民葬也。罽羅張而縣其谷，辟隘設而當其蹊，矯
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
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
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
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
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
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
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
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
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

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
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
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
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
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
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
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
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
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
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

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楹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入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

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舉陷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

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及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

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汜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稻積漂流百姓木樓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

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
史曰犀鉏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
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
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
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
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
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
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
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
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
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
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
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
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寧
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旣伏
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輔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鉏
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
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
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

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有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

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墮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怕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

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鑿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

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懼悼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

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
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
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
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盖高不敢
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
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
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
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
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
知之是以務知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

毒之戾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
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
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世錄漢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
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
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
發德音得一卒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
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玉道衰而詩刺
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

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加法不得不多唐虞
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
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
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
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
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
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
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
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
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

乎御史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
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
莊躄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躄廉
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
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不敢馮河爲其
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嗜好讓而有子之
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
能長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
之誓使民不踰土乎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
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

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患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而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白瞽師不知白黑而善擲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

考之今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舍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

異所行反古而恃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斲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

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躠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蠶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由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

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
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
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
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
攻於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
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
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觀未萌者君子
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
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
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

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
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
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
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
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
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媒母飾姿而夸矜西子
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
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
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
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

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撓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聞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脩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

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

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
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
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
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
人道諛之徒何足筭哉

鹽鐵論卷第十

書新刊鹽鐵論後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
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召問賢良文學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
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設為問答以
成一家之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世既久寢以失
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
止百廢具與親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
者獲見古人文宇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
家之政者則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

固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十月朔旦吳郡都穆書

五百卷具與縣志之類乎對長書以能斷彼之野
對人而少亦映本無金和欲味之則上則平今世
亦一寒之言其書本家書本外陳世世為人實以夫
鹽燈本不果露三官亦報實對林部實為問答必
皆捷爾爾得固鹽燈與時史大夫桑在率時請錄
公對對鹽燈之類時時亦之故元中否問實身文學
鹽燈論十卷凡六十篇蓋以太守丞知南時實必
書條條鹽燈論類

禎游學宮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
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下國家
非空言也惜所抄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
焉廼者承乏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
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與四方大夫士共之

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及於辛酉十月既日滿劍余所編

吸蘇并整因命工陳林嘉興四六大夫士共之

為與審承之云劍故辭未嘉泰士為公本於燕縣家

非空言也辭所林然墨焯父史也雖不增言有戲外

盤燧論齋之愛其精神其命環下必也之天下因亦

蘇然學官報野黃... 太... 南... 真... 春



